

曾惠敏公全集

曾惠敏

公全集

上海書
局石印

揚雄論

擬太常博士答劉歆

擬陳伯之答邱遵書

書漢書蕭望之傳後

幾何原本序

西學略述序

仲父澄侯大人仲母汪夫人壽序

叔父威毅伯六十壽詩序

外姑劉母王夫人六十壽序

歐陽母邱太夫人九十壽序

祭文正文

大英國漢文正使梅君碑銘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倫敦致總署總辦

又

又

倫敦致丁雨生中丞

倫敦復譯署各堂

又

擬揚子雲解嘲

擬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書漢書儒林傳後二則

書江及庭六書說後

文法舉隅序

叔父威毅伯叔母熊夫人五十壽詩序

朱甯山文六十壽詩序

劉公楚元八十壽序

蕭母黃友淑人八十晉二壽詩序

王母萬太夫人壽詩序代家叔父

王君墓誌銘代家大人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七條

巴黎致總署總辦

又

又

又

巴黎致譯署總辦再啟

倫敦致總署總辦

倫敦致總署總辦

又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又 巴黎致總署總辦

又

又

巴黎致總署總辦

又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又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又 巴黎致總署總辦壽越事七條

倫敦復李丹崖夏使

又 巴黎稟復九叔父

巴黎致總署總辦

又 倫敦致劉康侯太守

巴黎復重伯姪

又 巴黎復郭筠仙丈

森比德堡再致越南王

又 倫敦復左中堂

巴黎致總署總辦

巴黎復郭^{怡琳}兩甥

又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倫敦復邵筱村

又 倫敦復香巖

倫敦稟九叔父

又 倫敦再復許竹筠星使

倫敦再致張香濤制軍

又 倫敦復許星使

又

又 倫敦致李傅相

又

又 倫敦復許星使

又

又 倫敦復李傅相

官憲敏公奏疏目錄
光緒十五年己丑歲八月

奏抵上海隨帶人員疏

恭報出洋日期疏

補授太常寺少卿謝恩疏

請賞法蘭亭寶星片

恭報抵法呈遞國書日期疏

恭報抵英接印日期謝恩疏

派員駐法片

謁見英主呈遞國書日期疏

法國鑄錢咨請轉奏緣由疏

奏督期滿銷差揀員充補疏

繙譯官張斯杓暫歸美日使臣差遣緣由片

請卹積勞病故縣丞片

補授大理寺少卿謝恩疏

派使俄國大臣謝恩疏

遵旨改訂俄約蓋印畫押疏

與總署電報密商情形片

敬陳管見疏

刊三國參料木質關防片

恭報由英啟程日期疏

道員邵友濂因病請假暫留供職片

恭報抵俄接印日期謝恩疏

謁見俄君呈遞國書日期疏

原駐俄國人員請留當差片

請獎繙譯官片

附錄繙辭答辭

俄使到京議約派員回京疏

遵員署俄法參贊片

請獎出洋人員疏

謝恩繳電旨疏

署理參贊未能歸回本任片

改訂俄約辦事艱難情形疏

揀員補領事疏

恭報赴俄換約日期疏

攜帶參贊官暫赴俄都片

補授宗人府府丞謝恩疏

遵旨互換條約疏

謁賀俄君星遞 國書片

請 獎期滿人員疏

補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謝 恩疏

逆首竄入俄境該國允嚴禁錮疏

請 獎駐俄人員疏

請 獎出洋文武員弁疏

覆陳法國火概情形疏

出使期滿再留三年謝 恩疏

謝頭等新俸 恩疏

覆陳索倫四旗事宜疏

請給道員仰友源歸裝銀兩片

援案請 獎期滿人員疏

請 獎兩次期滿之緞譯官疏

請 卹病故參贊官陳遠濟疏

軍機處存記謝 恩疏

出使期滿再留半年謝 恩疏

請 獎期滿員弁疏

請 獎續調期滿人員疏

請 獎期滿人員疏

遵 旨照會索取逆犯片

請改 獎編譯官片

謝 旌節孝 恩疏

請 旨定出洋章程疏

揀員補署參贊官疏

陳明參贊官俸薪數目片

隨員張斯栒回差照章領俸片

請 旨定寶星章程疏

揀員補參贊各缺疏

密陳霍爾果斯河西境地事情片

覆陳中俄議界情形疏

遵照部議分別人員請獎疏

交卸法篆謝 恩疏

懇 留新嘉坡領事疏

補授兵部右侍郎謝 恩疏

遵 旨議煙臺續增專條及先後辦理情形疏

恭進煙臺條約冊片

幫辦海軍事務謝 恩疏

交卸英國事務疏

游觀英德兩國製造局履緣由片

交卸俄國事務疏

游觀英德局履情形片

調補戶部右侍郎謝恩疏

頒賞荷包謝恩疏

欽派管庫大臣謝恩疏

陳明游擊汪席臣兼宗雙姓片

兼署刑部右侍郎謝恩疏

賜先太傅祭一壇謝恩疏

兼署吏部左侍郎謝恩疏

派管同文館事務謝恩疏

曾惠敏公使西日記

光緒四年戊寅七月二十七日奉

旨賞戴花翎派充英國法國欽差大臣

八月初四日拜呂宋公使伊巴里久談言過地中海後宜由馬嘔色二登陸不宜繞行葡萄洋險遠之竟其人情擊亦可感也

二十八日丑初入

朝遞請

安黃摺三件綠頭牌一件至內務府朝房謁樞密諸公至散秩大臣朝房一坐叫

起單下軍機頭起紀澤二起醇邸三起卯初人乾清門在內朝房又坐辰初軍機下 召見紀澤於養心殿東間 欽廉入跪謝 天恩克冠叩頭着冠起立進至整前跪聆 聖訓 西太后問你打算那日起身 東

太后亦同問對臣 因公私諸事須在上海料理齊備須早出都現擬九月初四日啟程 問走天津不走 對須從

天津經過且須耽擱十來日與李鴻章商量諸事 旨李鴻章熟悉洋務你可與他將諸事細細討論對是 問

上海有耽擱否對出洋路遠應辦諸事應帶諸物均應在上海料理清楚又臣攜帶隨行人員亦須到上海乃能

派定所以上海耽擱較久大約須住一個多月 問你攜帶人員到上海再奏否對臣攜帶人員有從京城同行

者有從外省調派者其外省調派之員能去不能去未可豫定擬俟分派定局再行稟奏 問請 旨問天

津到上海要多少日子對招商局輪船快慢不一其快者從天津至上海不過三天半 問你先到英國先到

法國對臣擬於十月二十八日從上海動身實法國公司輪船行至馬賽兒登岸再賃火輪車行至巴黎巴黎即

法國都城法國人見中國人臣至彼必有迎接款陪之禮臣若徑行不顧頗有不便擬於上海發一電致郭嵩燾

請其至巴黎交印臣在巴黎接印即可先將寄法國之 國書交給然後再赴倫敦交遞致英國之 國書倫敦

係英國都城 問國書已辦齊交與你否對已接收 問你去住房如何定局對郭嵩燾早經賃定房屋臣去悉

當較舊近與總理衙門王大臣商量將來經費充足時宜於各國各買房屋一所作為使館外國公使在中國其

房屋皆係自買自造中國使臣賃屋居住殊非長局且賃價甚貴久後亦不合算 旨你有要事辦的當與王

大臣隨時討論對是 問你出洋後奏報如何遞來對郭嵩焘於緊要事件須臾陳者係交總理衙門代遞其尋常事件咨商總理衙門或用公牘或用信函均由上海之文報局遞寄臣擬照舊辦理其文報局委員曹經郭嵩焘派游擊黃惠和經理尚無貽誤臣亦擬照舊用之 旨你隨行員弁均須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國多事令外洋人輕視對臣格遵 聖訓於隨帶人員一事格外謹慎現在能通洋務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枚尋 臣意中

竟無其選只好擇臣素識之讀書人中擇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於通事剛八渡等人大半惟利是圖斷無忠貞之懼臣不敢輕易攜帶現在攜帶之二等參贊官陳遠濟係臣妹婿臣較後古人內舉不辟親之例帶之出洋緣事任感重非臣親信朋友素日深知底蘊者不敢將就派之陳遠濟係原任安徽池州府知府陳源亮之子陳源亮隨江忠源在安慶廬州殉節乃耿介忠盡之臣遠濟係其次子操守廉潔甚有父風 問你這個親戚多大年紀對三十六歲問你能懂外國語言文字對臣略識英文略通英語係從書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較易聽語言較難因口耳不熟之故 問通行語言係英國的法國的對英語為買賣話外洋以通商為重故各國人多能說英國話至於法國語言係相傳文話所以各國於文札往來常用法文如各國修約換約等事即每用法文開列 問你既能通語言文字自然便當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繕譯了對臣雖能通識總不熟練仍須倚仗繕譯且 朝廷遣使外洋將取帶局士大夫出力後再學洋文洋語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齒易轉口齒難轉之別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語則日後擇才更難且通洋文洋語與辦洋務係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於條約熟於公事為要不必優占繕譯之職臣將來於外國人談議公事之際即使語言已懂亦候繕譯傳述一則朝廷體制應該如此一則繕譯傳述之間亦可藉以停頓時候想算應答之語言英國公使威妥瑪能通中華語言文字其談論公事之事必用繕譯官傳話即是此意 問聞威妥瑪快來了你聽見說沒有對夏間見新聞紙言威妥瑪秋後動身其後未聞的確信 旨威妥瑪人甚狡猾對威首能通華文華言人極狡猾抑且性情暴躁外國人也說他性情不好 旨辦洋務甚不容易開福建又有焚毀教堂房屋之案將來必又洵氣對辦洋務

難處在外國人不懂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為濟師非毀一技
堂叔一洋人便算報讎雪恥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雲南馬嘉理一事致

太后

皇上宵旰勤

勞 旨可不是麼我們此讎何能一日忘記但是慢慢要自強起來你方纔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
屋就算報了讎的對是 旨這些人明白道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却要任

勞任怨對臣 從前讀書到事君盡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

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拚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 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

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卧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分付家裏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

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

友的信常寫外懇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聲名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捨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旨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說冠叩 旨也是國家氣運不好曾國藩就去世了現在各處大吏總是瞻徇

的多對李鴻章沈葆楨丁寶楨左宗棠均忠貞之臣 旨他們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趕不上對郭

嵩壽纔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拚卻聲名替 國家辦事將來仍求 太后 皇上恩典始終保全 旨

上頭也深知道郭嵩壽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揆這些人的罵也揆詢了對郭嵩壽恨不得

中國即刻自強起來常常與人爭論所以揆罵總之條一個忠臣好在 太后 皇上知道他他就拚了聲

名也還值得 旨我們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對是 問你現在在總理衙門居住對總理衙門事務

勢不能不秘密臣等從前不敢與聞現因奉 旨出使須將英國法國前後案件查考一番並須摘要鈔錄一

點其全案雖在郭嵩壽處然臣在路上必有外國人交接應酬若言談之際全然不知原委未免不便 旨你

辦事到很細心精熟 問你帶同文館學生去否對臣帶英法德譯一名法編譯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索

奏 問他們都好否對臣略懂英文英法德譯左秉隆臣知其可用法編譯譯與臣未能深加考究因臣不懂法文

之故然聯與在同文館已派充副教習想其法文尚可至於供事不過鈔騰公文祇要字跡乾淨就可用了 問
遞國書日子係由你寫係由他們外國人定 對須到彼國之後彼此商量辦理 問外國也有總理衙門對外國
稱外部所辦之事即與中國總理衙門公事相同問英國近亦改稱總理衙門其實外國話都不同也不喚外部
也不喚總理衙門祇是所辦之事相同就是 問你甚虛時候可到對祇要託 太后 皇上洪福一路平安
路上沒有耽擱年底總可到法國都城 問你沒到過外國這些路徑事勢想是聽得的對也有翻看書籍地圖
查可得的也有問得的 問香港安船不安船對臣實法國公司輪船輪船總有載貨卸貨載人下人等事一路
口岸必有耽擱但皆由該船作主良久 旨你就既安罷 疑臣說稱臣曾紀澤跪請 聖安撤簾退出已辰
刻矣

九月初一日高西字函致裴武楷借其電報書一觀蓋就英國字典去其甚僻者取有用之語以數紀之中國電
報書字不滿萬故以四位碼號紀數西字較多以五位碼號紀數也

初二日法國公使白羅呢來久談西人男女並重故於親串稱謂最易混淆祖父父母與外祖父母同稱曰父之父母
與母之父母無異也伯叔父與舅氏姑丈姨丈同稱伯叔母與姪氏姑母姨母同稱表兄弟表姊妹從父兄弟
從父姊妹同稱皆由於男女並重故親疎不甚分別白公使詢余親屬其繕譯官德微理亞不能轉達余自以英
語譯而答之白德二君聞親串名目也細差等之殊瞿然以為異焉

初四日早看起程曹初抵通州登舟與兄弟談甚久論居家宣師陸梭山之法量月之所入以為出行李陸續來
至仍未全到

初五日本初觀僕役收檢行李夜飯後與左子與一談英人語言文字條例繁多曰實字天地日月之類是也曰
依賴實字大小長短精粗美惡一二三四之類是也曰動字視聽言動之類是也曰依賴動字如此太甚所以然
後之類是也曰名稱字彼我吾儕爾曹之類是也曰位置字來自往至之類是也曰相連字然而以及因為抑或

之類是也曰太息嗚呼嗟之類是也有專書以論列之子與者論其例甚精非余所及

初八日抵天津泊舟登岸至官亭中與司道出迎者如冠九年文丁樂山鄭一峯鄭玉軒一談拜李相談極久並
謁文正公祠行禮未正至吳楚公所屬馬飯後李相來談極久冒雨回紅船閱郭筠仙文致李相函及諸鈔件有
即中馬建忠者李相派至法國學院謀求學術其上書略云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為萬
國公法都凡一千八百葉歷來各國交涉與兵變素存馬第二問為各類條約論各國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量
錢幣佃漁盜犯及領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為各國商例論商會匪票之所以持信於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
專在機器之創興而其要領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至鉅要之以信
不惠其衆擊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款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信而一錢可得數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為各國外
史專論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後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與夫俄士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故可觀縷而陳也第
五問為英美法三國政治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變法則屢變
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為普比瑞典四國政治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絡各部比為局外之國奧為新歐
之後措置庶務孰為得失第七問為各國史治異同或為史治或為民主或為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密法
之權分而任之不責於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葉然可觀催科不由長官墨吏無所逞其欲罪名定
於鄉老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即人人有自愛之意第八問為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
十倍於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之於民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
策問細目蓋百許條逐一詳對俱得準師優獎刊之新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非徒從故轍者可比近日工
課稍寬間至炫奇會游覽四方來巴黎者較擊肩摩多於平日數倍但炫奇會陳各國新得之法令人細玩會終
標英其最優者原以激勵智謀之士然破之有前膛後膛軟優劣彈之恥綿藥火藥何利弊附船之鐵甲有
橫直之分然海之雷鎗有數靜之別水雷則有拖帶激射浮沉之不一破壘則有連環犄角重單之不同均無定

論是軍法之無新奇者煤瘴之伏礦中無定法可免真空以助升降無善術可行此礦務之猶有憾事也機織之布敏捷而不耐久機壓之呢耐久而不光滑機紡之綢價廉而無實光此紡織猶待考求也下至印書釀酒農具大抵皆仿奧美二國炫奇會之舊式并未創有新製至於電線傳聲與電報印聲徒駭見聞究無大益惟英太子之球鑽玩好法世家之金石古皿獨開新奇乃前此所未有然此不過誇陳設之精供遊觀之樂以奢靡相矜而已豈開會本意哉但法人設此會意不在炫奇在鋪張蓋法戰敗賠款後幾難復振近則刀謀富強特設此會誇富於外人有論中國賽會之物掛一漏萬中華以絲茶為大宗而各省所出之綢未見鋪陳各山所產之茶未見羅列至磁器之不古顧繡之不精無一可取他如農具人物類同要物堂堂中國竟不及日本島族豈日本之管會乃其土人而中華則委西人之咎乎此巴黎炫奇會大略也思來歐一載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謀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幣藏自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覆質證而後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為不謬也英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從出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託空談而政柄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難事即以議院為藉口美之盛國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吏一監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治得乎法為民主之國似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為朋比除智能傑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苟非族類而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憂憂乎其難之語如此類不勝枚舉忠思於各國政事彙為一編名曰聞政錄首曰開財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國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廣言路六曰嚴考試七曰講軍政而終之以聯邦交現已稍有所集但恨少無所學每有辭不達意之書然忠惟自錄其所聞以上無負中堂栽培下無虛西人教誨敢云立說也哉聞是忠年纔二十有六精通法文而華文函啟亦頗通暢洵英材也爰取原函稍為潤飾而錄存之

初九日除夕至李相處談極久李相言電報書宜以西字為主勸余別製一册以通密件余謂西字必須通西文
者譯之轉多窒礙不能甚密頃與譯署別製一書為相約加減之法以通密件尚不甚難乃另製暗號以交李相
而設用法良久又談及遠行以攜帶得力人員為第一要義恭邸沈相實相亦命多學賢才然平日深相倚信之
人而又通洋務者實無其選祇好就性情溫厚誠篤不苟而遇事留心者帶之現擬以私函招選至滬取齊後然
後見諸公積以人有願有不願勢有能有不能不敢率爾入告也泰西尚有舊班不知幾人求歸幾人願留
署已發玉往詢悉意其願留者苟無大過即不可遣撤令歸諸君冀望三年期滿之保獎決不肯虧此一費之功
廢然而還然期滿即求回華亦係人情是以此次帶人仍不可少又郭筠翁於添兼法國公使之時已萌退志故
一切布置尚未周備記澤奉 旨派充英法兩國公使雖交涉事件繁簡不同而法館局面亦不能過於簡略

李相深以為然

初十日夜宣後寫片紙致李相言華洋書信館初開不能周備誠不能阻禁民間信局然不能不與民局爭利設
馬道以備封河時寄遞文牘即係爭利之法以民局斷無力設多馬也設馬後卻須接遞民局之函乃能兩益洋
人於封河後亦係馬道但皆七日一發不為甚使中國書信較多宜變通辦理乃佳

十二日天津縣令王炳燮號橫臣談極久循吏也好為道學門面語意見不合辯難斷斷甚為酣暢近世談性理
者好將宋陸異同之說以立門戶然學士大夫能講求實際任艱鉅者出陸王之門為多其談陸王者大
半硬硬自守之士空談無補昔年侍外舅劉霞仙丈經談及此霞丈雖以為狂然未嘗不韙之也法領事狄隆英
領事佛禮賜副領事寶士德先來一談夜飯後寫稟呈九叔父甚長大略言前稟不以招募湘勇為然者一慮餉
餉稍難兼一慮湘軍已成暮氣稍有失檢便成蛇足懼有微疵為叔父盛名之累今見來諭布置一切精心密運
無微不至則南雲本謀宿將堅定耐勞深明大體必能三命益恭保全聲望也北方風動不能不用糧棚將來南雲
一軍擇地駐紮似須多造兵房以為久計若兵勇借住民房則流弊滋多想叔父與南雲必早已籌及之矣

十七日至李相署與李伯行一談伯行聰慧絕人從朱靜山暨白狄克學英文英語甫期年已能通會再加精進必可涉覽西書新報之屬矣西文條創雖極繁密然於空靈處輕重分寸不甚入細故較華文為易子弟口齒明亮者塾課之暇日令兼肄西文三五年便可通曉伯行志意專為手操鉛筆口誦話規孜孜不倦初時甚自隱秘惟余與吳藝甫知之近日李相始有所聞余勸相國因延師而教之以成其志昔年吳子登太史口不能作西音列西字而以華音譯讀是為奇法其記悟亦屬異稟非人人所能學也余能西音然在湘苦無師友取英人字典鑽研逾年事倍功半又年齒漸長自感難記而健忘一知半解無可進矣深願友朋年富而有志者相與勉勵與李相久談未刻歸飯後作函稿寄譯署總辦諸公未畢見客數次丁樂山蕭廉甫各談極久傍夕譯署函稿畢夜飯後自繕之清檢文字子正睡

十八日夜步行至李相處談極久歸改核文件改松生所擬日本人竹添光鴻文跋又自作一律於後繕跋詩畢約六百字光鴻號漸卿遊歷中國有年所著詩文甚夥事無鉅細皆能留心筆致亦曠達能自申其意於中華山川景物產民風無不津津樂道有愛無訕東西洋人偶有誹謗中國某事者光鴻輒面紅頸漲爭辯不休亦奇人也

十九日出門拜客玉廷登保大輪船見客七起李相最後至談極久登岸拜美領事德理副領事畢德格一談回船後見客多次西人有議衛國行衛署教閱京師城門石路自應歸國家修理何以任其廢圯不肯補治答以城門石路道光年間曾經翻砌其後勒平粵逆搶匪 皇上俯念民生勞苦與之休息一切工程皆不忍與近歲又因西北軍務未竣各省時有災歉不可以工役勞民京師人民稠密非西洋各國之比任重之車絡繹輻輳小治道路則甬成旋圯大治之則不惟功刀貴之民間 國帑取之民間且須開城阻路乃可修治為日過久則出入行人甚為不便故尚未興工也

二十日舟自天津啟校午初抵大沽停泊候潮許仲翰羅耀亭來談偕乘小艇見李相親購之蚊子船船身甚小

而大礮六萬餘斤意取進退便捷而礮能及遠可以制鐵甲船也裝藥上子發火皆機器為之不煩人力粗覽一
過與仲翰耀亭坐談片刻二君送余回船飯余言礮以機誠省人力然有時反不如用人之靈使者鑄礮之
法未甚精則後門不如前門法既漸精則前門又恐不如後門以前門入子腔口必鬆稍有不慎則子出搖動能
使礮塞布繫子之法宜時時留意不可疏忽仲翰等皆以為然到歐洲仍當詢之西人耳未正二刻起旋復行

二十一日舟抵燕台作汪某房所撰文法舉隅序登萊青道方觀察東海關稅務司辛盛先後來談

二十三日舟抵上海莫善徵徐雨之張叔和來久談飯後劉芝田陳寶渠先後來談亥正率內眷登陸至廣肇公

所屬焉

十月初二日傍晚與李眉生久談眉生佐先太傅幕數年識解超卓友朋中殆無其匹論交涉事悉中肯綮奇才
也以重聽微疾無意仕進實為可惜夜飯寫一函寄靜臣弟教以懋德慎言二事

初五日寫一函寄余佐紳午後崇地山宮保來一談夜與松生逸齋等演試封摺之式寫一函復楊商農商農與
余至好但不甚以洋粉為然嘗規余與松生不應講求西學每聚首論議或音問往來方枘圓鑿不相入也然終
不失為端人亦不失為益友來函詰諄懇懇以清議為言余答之云今世所謂清議之流不外三種上焉者硜硜
自守之士除高頭講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書并田學校必欲遵行秦漢以來遂無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識不足
其心無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會理學之緒論發為虛懸無薄之莊言或陳一說或奏一疏聊以自附於腐
儒之科博持正之聲而已次也下焉者視洋務為終南捷徑鑽營不得則從而詆毀之以媚嫉之心發為刻毒之
詞就三種評之此其下矣中西通商互市交際旁午開千古未有之局蓋天運使然中國不能閉門而不納東
手而不問亦已明矣窮鄉僻左蒸汽之輪輯不經於見聞故掌摺辭放言高論人人能之登廟廊之上層事會之
乘蓋有不能以空談了事者吾輩考求事理責能易地而思之也

初六日飯後封發調派人員摺並清軍附開用關防一片又發呈總

函並公文三角